

简缩本

中文版

# 解开汉字之谜

采 生活、科技、历史、人性 观点

从  泰 11卦 到  33划

上册

安子介著

简缩本

中文版

# 部 首 切 除 法

采用观念化哲学化的进路

上  
册

安子介 著

学  
习

教  
习

兴  
子  
习

子

习  
吾

與  
子  
羽  
目

莫  
吾

言

樂

羽

漢

語

中文

本館同

Copyright © 1990

Stockflow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,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,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, electronic, mechanical, photocopying, recording, or otherwise,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.

ISBN-962-7056-16-2

Printed in Hong Kong

2nd Print 1990

Stockflows Co., Ltd. : Publishers  
37 Queen's Road, Central, HONG KONG

版权所有，不得翻印\*

1990年第二版

出版者： 瑞福有限公司  
香港 皇后大道中37号

## 卷首 导语

本书翻译的，是作者著写《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》一书的《简缩本》。原书是以英文著述，共五卷 3,244 页，这个英文简缩本也有 812 页之多，是真心诚意为想学好中文的读者而写。

由初级入门开始，希望能达到阅读各地中文报纸，所以繁体简体兼顾，是应用观念化和哲学化方式去研究汉字，也是一种崭新的学习方法。实际上，本书是一本教读者自学汉语的课本，也是这类书在世界上的第一本，坊间未曾见过。

这本书详尽地解释，由统计一段时期内在香港中文报纸上出现过的一百四十余万个字，依频度取得了 3,650 个最常用的汉字，它们代表了 99.8% 的使用率。在原书里原再有频度低的 2,238 个汉字也曾被研究过，为了简缩内容，这些汉字在本书中被删去了，所以在这本简缩本的正文中，找不到它们的字号。

原书第五卷中安氏字表 A（完整汉字）和安氏字表 B（不完整汉字或称‘非字’）现被编成《索引》，通过它，那 3,650 个汉字中的任何一个，读者完全能够极迅速地查到它，从而知道它的意义和读音。

读者在开始阶段必须牢记作者分析出那 170 个部首的‘形’和‘义’，传统上英文译之为「词根」，实在是张冠李戴。汉字实际上是「拼形文字」，又是生活、科技、历史、人性的混合物。当然原脱胎于象形，经会意而扩展。每个部首都有它本身的含义，大部分汉字，通常是用二、三、四个部首组成，也有特殊形状，所以作者把这些笔形叫做「部件」（例见 13 页）。

作者尽量设法用不含有同一汉字的句子，去解释要讲习的汉字，例如：《说文解字》中对于‘足’字的解释为“足人之足也

”。那样很难为现代人接受。要是说明‘足是动物的下肢’那末此书又变成字典，也非著写本书的初衷，何况‘足’字尽可用其他字句去说明其现代意义（见字号0026和字位X5708）。

但是本书在说明部首的早期阶段，无法完全避免用《说文解字》的方法，所以书中也有少数地方有此毛病。有些地方如读者认为作者在用深奥字眼去解释浅易的字，那是因为用中文解释汉字的关系。所以最早出版的原著决定用英文述著。

现在是由于友人徐德江的怂恿，得到王云松，谷者藩，王育颐，郁仲茹四位协助，把它译成中文。也经过本人细改详核，並殚思极虑，一再推敲去找寻同义字去解释，国学前辈能对不妥之处找到更好的解答，使后人获益，亟愿在再版时予以改正。在此並向协助我的四位致以衷心谢意，其同为文化服务，不分先后。

最难能可贵，本书付梓前，曾经墨尔钵莫那须大学中文系胡百华教授和安子文先生两位，再细加校阅，使本书更符合本人创说：汉字是‘拼形文字’，使莘莘学子免于苦记每个汉字，不必武断地分记形、音、义。謹並与读者向他们致谢。为汉字发扬光大，在世界文化史上增添光辉的一页，同为炎黄子孙，与有荣焉。

## 安子介

本书内容完全利用‘安子介写字机’，循原稿抄‘打’、拍照、印出，不需排字；部分字体须应用缩印机将原字缩小或放大后编贴成书。

# ‘字’字的演变过程

— 字是汉语的视觉信号 —

大约  
公元前1000年



公元前 200年



‘一个婴儿 𠂔 出生在  
屋脊底下 介’意思是：

公元 100年



• 他或她是有母亲照顾的；

• 不会给猛兽吞食或给有  
敌意的暴力杀死；

• 将存活下去，并把遗言、遗物  
流传下去，使种族得以延续；

• 通过他或她可以把‘视觉信号’  
(不是听觉信号)  
传至下一代，以至无数代；

• 汉字已被使用了三千年，  
是中国的**第五大发明**；

公元 300年



公元 600年



公元 600年



公元 1000年



公元 1970年



汉字电脑化后的点书体。

# 中国字的深度和广度

(四千年间中国字的变化)

从象形文字到现代化印刷体

| 意 义  | 现代体 | 甲骨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甲骨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现代体 | 意 义  |
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|
| 花园   | 園   |    |    | 林   | 树林   |
| 公园   | 囿   |    |    | 泉   | 泉水   |
| 风    | 風   |    |    | 雨   | 雨    |
| 柔和地  | 𩇛   |    |    | 畢   | 完毕   |
| 燕子   | 燕   |    |    | 魚   | 鱼    |
| (小词) | 子   |   |   | 兒   | (小词) |
| 来    | 來   |  |  | 出   | 出来   |

字面译文 (先右后左)

右句： 雨毕鱼儿在树林间的泉水中游动。

左句： 燕子飞到和风吹拂着的花园里。

## 我对汉字的看法

我在《解开汉字之谜》一书中不止一次提到：我对某个字的看法是这样的那样的，你再进一步问，那就要请教「字源学家」(etymologist)了。究竟汉字有没有「字源学家」？很多，各说各的，可远溯上去二、三百年到二千年。某一种说法是否一定对呢？能否和初创字时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人的「生活」搭上关系呢？谁也说不出。第一，前人所知的「汉字」是暴秦完蛋之后，「汉代」人士在土墙里发掘出来的竹简上抄来的。那时还可能写有在其他物质上的「字」，但因年代悠久，已经毁灭或者模糊不辨了，所以「汉字」是汉人由秦朝摧毁了的文化残迹中整理出来的。司马迁为写《史记》到过咸阳，距秦亡不过100年，已难得第一手资料。

秦始皇嬴政在位只有三十七年，二世胡亥仅活了三年，所以西汉是要算公元前206年开始。汉代许慎要化上二十二年时间，才把《说文解字》完成，创稿在东汉和帝永元12年，也就是公元100年，到安帝建光元年（公元121年）九月病中，才派他儿子许冲把书简交上去。秦亡和这时代，先后相差超过三百年。

第二，《说文解字》是用小篆编写的，也包含籀书。楷书始于公元291年晋代的王次仲（草书早过楷书，希为人道及）。所以西汉应正盛行隶书，而小篆和隶书之间又有「隶变」。解释兜圈，难为后人满意，例如：「拉者摧也，摧者挤也，挤者排也，排者挤也」，又有「推者排也，攘者推也」。经过六百余年的辗转传写，又经唐朝李阳冰的窜改，要到宋代雍熙3年（公元986年），也就是距今一千年前，由徐鼎臣等校定，才得流传于世。错写、误传在所不免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太多「从部首+X声」，好似把那字解为「形声」字，所以后人认为大部分汉字是「形声字」，但是后面有切韵。切韵应是那时代的正式「发音」，因和现代读音很近似。



中国山地多，交通不发达，方言多，所以那「声」可能是那时的地方口语。

我认作「形声字」的字，是不问来源的，即现今用来表示声音的「字」，例如：「呕」，「屁」，「轰」，「吱」，「喷」，「孩」等。

《说文解字》有五百四十余「标目」，后人简化为「部首」，因为早已有下面的说法：许慎博综篆籀古文之体，发明六书之指，因形见义，分别「部」居。可是《说文解字》里没有把八个现代常用字或边旁即：「目」、「车」、「舟」、「臣」、「母」、「印」、「阝」、「疒」，在他之前已经转了九十度角这个事实指了出来。这八个字都是「象形字」。「臣」、「母」、「印」等是左转，且有些变形，余是右转。理由也够充分，「目」、「车」、「舟」等都是向前直行，但也有停的时候；「臣」字原像「人伏地」，但做「臣」时，也可俯首「立」着；「母」字原似「母亲露乳」状，但在婴儿看来，应该是象形；「印」平放的时候多，只有在应用的时候才用「爪」（𠂇）把它往下（阌）按；「阝」的原形是横着的「小山」，不止两座，有三座之多。如果每个用这记号做部首的字要如此雕刻的话，未免太过麻烦；原「疒」部首未右转前是一张病床的象形，为什么病床的靠背要竖了起来呢？老年人生了心脏病是不能躺平的。

《说文解字》无疑是汉字的一大遗产，加上后人接棒研究，竟能使一千九百年后的现代人看得懂三千年前人类的想法，也可说是四大发明之外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。因为「汉字」能使人起「联想」，「联想」是一切发明之母。发明有两种：一种是对全人类而言，是伟大的发明；一种是对自己的发明，也就是「一时没有联想到的事物，或者初看两样事物没有关联，实在是有关系」。

许慎在《说文解字·叙》中把所谓造字方法分为：指事、象

形、形声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等六类，传统上称为《六书》。前人对后两种已不同意，认为是「用字」的方法。指事是一种含糊的说法，说象形事实上都已变了形，所以大部分是「会意字」的说法是事实。有一位日本学者说要占到现用汉字百分之九十，他的观点就在这里。问题在怎样地去「会意」。同不全宗义意，人外思。〔表音〕能即能去非系非能同，能系短音虽同之同音，民。首先要看：音能宅个一景〔表音〕能力能不强，能音古能不〔坚字〕音能能音能能能：能能来出〔能音能音能要重个一音

(一)为什么要创造「字」？

(二)创「字」那时候的环境是怎样的？

(三)是不是所有的「字」是一个人创造的？

我对(三)的回答是一个「否」字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汉字有增生、有废弃？知道了汉字有部首，应用者就会横向衍伸地创新字。因为创字不易，于是制造出「双音节词」。其次再加一个前缀字或者一个后缀字，用了三个汉字或音节，创词的能力就大大地增加了。

我对(一)问句是：创字的目的是帮助记忆，且可把那段思想传给居住在另一个地方的人，接着是下一代，甚至给尚未出生的同族人。

对于(二)我回答：就汉字来说，现代人要清楚了解汉字，必须从自己的生活出发，但要「减去」一切现代生活的条件，愈接近原始人过的农业社会生活，愈能了解。五千年来的，人类的生理、心理都没有变化，但是由于物质文明有了不断的改进，尤其是最近一百年，特别是对住在大都市里的人来说，生活已起了极大的变化，难于想像。我经过战时生活，所以比较能够体会原始农业社会人的生涯，它和游牧生活不同（可参阅我写的《一幅初民生涯图》一文）。

用。《说文解字》虽然创说了「标目」，但没有把汉字看成可拆拼的个体。我在《解开汉字之谜》一书中，认定「部首」之外的所谓「声旁」也是有意义的，不但如此，且有喧宾夺主之势。由于这个突破，发觉所有「声旁」只要换上一个「部首」，就会变成「意义完全不同」大家能认识的另一个「字」。但是在观念上，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，问题在怎样去说明那「声旁」。现代人不读古书的，並不承认那「声旁」是一个字或者是有意义的。另有一个重要事实我发掘了出来的是：老师没有教过所有「笔型」的意义，笔型和笔型之间没有「介词」性的符号，而每个笔型不过是一个符号。

我写《解开汉字之谜》一书，第一步用「横式思维」(lateral thinking)，先认定汉字不是粗制滥造的产物，是无数聪明人士一个一个地创造出来的。于是我把汉字看成是用能拼拆的「部件」组成，认为「部首」是分拆的初试。

其次，认定元代蒙古人不像满州人那样肯学习汉字，统治中原是用「口语」，于是在那时代白话文的书写大大受到重视。到了五四运动时代，和真正的口语联接起来。但是「语」必竟是语，「文」必竟是文，现代的书面语中仍要夹杂些经过历史精炼过的「文言佳句」。硬说中文非拉丁化不可，根本不明白西方文字的结构。如果西方人的知识全部可靠口讲耳听得来，西方哪里再会有文盲？现在的白话文已经成熟，五十年前的结构方式，今人读来，全不感觉陌生。

所以我采用的方法：先分辨出「声旁」，再用「归纳法」予以分类，逐个找出它们的意义。解不通时用「演绎法」，解释时有时还要用「辩证法」。有人问我著写时是否做梦也在想，不是的。睡时大脑事实上仍在工作，往往早上醒来，找到了新线索。有时半夜醒来，有了新解，要学三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那样，立刻把那新解用铅笔记下来。思潮是稍纵即逝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把记忆所在称为「脑海」。

固然在《解开汉字之谜》一书中，不少说明是重复前人所见，也有不少是我的杜撰，只求在逻辑上能说得过去，我就采用我的解释。前人的解析，多时、多数场合我只用合乎现代人想法的一二种之用。除在《劈文切字集》内已提到不少外，我在这里再举三个例子：

(一)「夷」字在文言文里有四句成语：「化险为夷」，「夷为平地」，「夷九族」，「匪夷所思」。

上面四个「夷」字，它的意义似乎毫不相干。我认为这个字可被拆为「大」和「弓」两字，是和殷商同时期在东方生存的氏族，善造「大弓」，后被商朝消灭。善造大弓当然有较高安全感，所以有「化险为夷」的句子。氏族斗争中，善造大弓者易受人报复，甚至于导至全家被歼灭，于是有「夷为平地」的句子，把「夷」字作动词用。「夷九族」一词一度被用以指「外族」，但也可作「消灭全家」解。「匪夷所思」是意：不是聪明的「夷」人所能想像。

「夷」字也有六个以「夷」为声旁的字：「咦」，「姨」，「鏖」，「瘕」，「胰」，「薹」。对于这些字又如何解释呢？我说：「咦」是形声字；「姨」是在消灭夷族的过程中，看到夷族女人被惨杀，由「夷族女人一次等于我族的女人」衍伸为「母亲的姊妹」，再谦随自己的孩子把「老婆的姊妹」叫做「姨」；「鏖」（即「铁」字的异字）是「夷人的金属」——夷人善造大弓，必然已使用「铁」；「瘕」字出现在「满目疮痍」一句中，意「夷人大弓」所造成的疾病；「胰」是借用字，指一块扁「平」的肉（肝）；「薹」字意：清除（消灭）田里的野草「艾」。

(二)「弋」不是一个常用字，但是作为汉字部件，却是常见的笔划。它的意义在不同的字里可有五种解释之多，通常可解为：用弓箭打猎，或一支尾上有一条绳，射出找回后「可再用」的箭。有「重复」，「替续」的意味。那末，「式」字有「可重

复的工作」的意义。现代的用途却可大了：正式，形式，公式，式样，仪式，方程式等词都要用它。「试」字是：用「言」语去做打猎式行动。到了现代，所有的「试」字几乎无一不是行动，只有在口试，试探，试问等少数词里是指用口的。至于「弋」字在「代」字里，那是意「替续」的「亻」，也就是「替身」（代表，代理）或「世系」（古代，下一代）。「代」字又有衍伸字，如「袋」，「贷」等字，前者意：可以「代」「衣」的东西。因为古人在未发明「袋」之前，一面行走一面携物是把前襟兜起来盛的；后者意：可以「替」「代」「贝」（钱）的一种安排。

在金文里，「弋」和「戈」字是相通的，所以「武」字可被拆成「一，戈，止」。在小篆里，没有「一」，出现的是「戈」在上，「止」在下，所以是「隶变」，意：用「戈」停「止」一切。这又是一个很常用的现代字。「弋」字可被拆为「二，弋，贝」，现代人把它用作大写的「二」，是由「弋」变来。在古文里，它有「不忠心」的解释，即：为了「贝」（钱）拿着「二」支「弋」。是用在「贰臣」，「贰心」两词里的解释。我怎样解释「腻」字呢？是指：讨厌了。我解释说是：「身子」（月）已有感觉知道，他要改变（弋）他的想法了。还有不少衍伸字，这里不提了。

（三）但是我要再提出根据上面的理论去解释的五个有趣字，它们是：「粥」，「鬲」，「隔」，「融」，「鬻」，便于今人理解。「粥」，「鬲」，「隔」，「融」，「鬻」，便于今人理解。

养蚕缫丝是中国发明的，我信「丝绵」的制品自古已有。一般是用劣茧去做，制造的过程可能也有过似近代为制棉胎「弹棉花」那样应用「弓」状工具。由于米加水制成「粥」时，水面沸腾的形状很像弹棉花，所以创造了「粥」字。「鬲」是一个罕见字，是古代指一种三足显然分立的炊具，

给人「事物离得很开」的观念。于是创造了「隔」字，意：离得很开似几座小山，引伸为：两座小山之间的距离，例如：隔离，相隔，隔开，隔膜等。那末，「融」字的意义怎样来的？仍然离不开「鬲」字，意：飞「虫」在「鬲」的水蒸汽包围里。结果可想而知，真正的结果要由下面一个字来决定，例如：融解，融化，融合，融洽，融融等。今文中留下一个「鬻」字，意：卖，出卖，例如：「鬻文为生」，「卖儿鬻女」，「卖官鬻爵」。相传是在《左传》中第一次作这个解释，根据不少字源学家说法，「鬻」是很古的古字，是「粥」字的原字。我却用了一大段话去解释说：冬天里人们总是需要热食，「鬲」是炊具，三脚分立，下面可随时塞入柴火，为「鬲」内食物加温。米加大量水制后成粥，成本比饭低，一时之间，同样可得到温饱。在另一方面，在路旁「出卖」「粥」给穷苦的赶路人也是「卖者」利之所在。故「鬻」字有「卖」义。这样完全可帮助学习汉字的人，容易记住这个笔划很多的字形。我却完全没有证据。

总之，我的观点：大部分现代汉字的「部件」是由「象形」而得到内涵，合并而成「会意」，由「隶变」而产生变化，所以会有「塞」，「寒」，「赛」，「寨」，「霰」，「蹇」等字的存在。但是这些字的上半部却不是部首，一般字典把它们归入「宀」部。由小篆查来，它们全不相同，都可被算是简笔的结果。

我在《译评：西方小孩子是怎样「学」字的？》一文中，对于认识「汉字」，曾提出过一个简略的方案：第一步只须识 240 个字，第二步要求学生能掌握到我《3,650个常用汉字表》中频度最高的 1,000 个字，也就是我称它《现代千字文》的那一千字。接着一步一步地全识了那 3,650 个汉字，就能看懂一般文字的 99.8%。关键在：

### （一）怎样编写出合用的「教科书」

### （二）澈底明白「部首」的意义

(三) 沿着逻辑路线，用「观念化哲学化」的方式去教学每个「汉字」。

(四) 不要忘记「声旁」也有意义，由此可把「同声旁」的「汉字」设法安排在一起读。

(五) 把「词」从「句」中划分出来。

(六) 要重复，重复，再重复地有机会看到「生字」，但要在不同的场所和时间读到它。

(七) 要学生感到那段含有要学习的「生字」的文字（故事）生动有趣。

另一方面，国家的大政策要了解：方言是废不掉的，除普及普通话外，还要由方言中吸取养料，例如：「啥」字，现已编入字典。这字实在是「如何」两字的「缩音」。已经不在使用的汉字，不必放在中学生用的字典内。由于人口在增加，全民要受教育，人人要能认识这批中国特有的文化「记号」。但过分简化，会失去「记号」作用，失去汉唐以来的发展。

由于书写复杂，「汉字」和「词」有「化石化」的倾向。如能加以解释，便易于记忆，例如：我们仍在沿用没有轮子的「轮船」，未必准许马跑的「马路」等词。对于少数十分常用的字，加多一些有理性的简化，还是可以考虑，有的字体要予以规范化。我赞成「识繁写简」，很欣赏现代中文把「两个常用词」简化成一个「双音节词」。这一点在日文里是不许的，而且也办不到。他们走的道路是多用以假名拼出来的英文，使不懂英文的中国人，和不识汉字的外国人，难于阅读。

我们的孩子能应用拼音帮助初读，是件好事。但是对将来他学习英文读音能构成一些阻碍，要予以解决。

将汉字「数目化」有助电脑化。坚持用西方字母，须学习打字，现在英文打字机上的QWERTY式安排字母，实在是一种无理性的排列。

国际有名的华裔英文作家韩素音女士曾对我说过：她在用英文写作的时候，因为有了汉文观念，常多联想，很有帮助。多联想多创造性是不易的事实。

我拿《论语》里的一段现代人仍可作参考的简句抄在下面，作为本文的结语：（拉丁化文）

ZI JUE SI: WUYI, WUBI, WUGU, WUWO.  
「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」

我把它译成白话文如下：

孔子说：要遵字四个「不」字：

「不可先有未加研究的结论，

「不可有武断式偏见的推论，

「不可固执于一种意见，

「不可唯我独尊。」

上述是二千五百年前说的话，如果不靠「汉字」，怎能传得下来，直到今天？到了今天，如果只凭「拉丁化中文」，那就非对逐个词要查看词典不可！

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-479年，柏拉图生于公元前 427-347年，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 384-322年，相距一百五十年左右。后两者的学问是依赖「拼音的希腊文」传下来，前者是靠「汉字」。所以我说：「汉字」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外的「第五大发明」，对世界文化有大贡献。因为「汉字」能使人发生「联想」。



